



和风熏柳，花香醉人，正是南国春光烂漫季节。

福建省福州府西门大街，青石板路笔直的伸展出去，直通西门。一座建构宏伟的宅第之前，左右两座石坛中各竖一根两丈来高的旗杆，杆顶飘扬青旗。右首旗上黄色丝线绣着一头张牙舞爪、神态威猛的雄狮，旗子随风招展，显得雄狮更奕奕若生。雄狮头顶有一对黑丝线绣的蝙蝠展翅飞翔。左首旗上绣着“福威镖局”四个黑字，银钩铁划，刚劲非凡。

大宅朱漆大门，门上茶杯大小的铜钉闪闪发光。门顶匾额写着“福威镖局”四个金漆大字，下面横书“总号”两个小字。进门处两排长凳，分坐着八名劲装结束的汉子，个个腰板笔挺，显出一股莫悍之气。

突然间后院马蹄声响，那八名汉子一齐站起，抢出大门。只见镖局西侧门中冲出五骑马来，沿着马道冲到大门之前。当先一匹马全身雪白，马勒脚蹬都是烂银打就，鞍上一个锦衣少年，约莫十八九岁年纪，左肩上停着一头猎鹰，腰悬宝剑，背负长弓，泼喇喇纵马疾驰。身后跟随四骑，骑者一色青布短衣。

一行五人驰到镖局门口，八名汉子中有三个齐声叫了起来：“少镖头又打猎去啦！”那少年哈哈一笑，马鞭在空中拍的一响，虚击声下，胯下白马昂首长嘶，在青石板大路上冲了出去。一名汉子叫道：“史镖头，今儿再抬头野猪回来，大伙儿好饱餐一顿。”那少年身后一名四十来岁的汉子笑道：“一条野猪尾巴少不了你

的，可先别灌饱了黄汤。”众人大笑声中，五骑马早去得远了。

五骑马一出城门，少镖头林平之双腿轻轻一夹，白马四蹄翻腾，直抢出去，片刻之间，便将后面四骑远远抛离。他纵马上了山坡，放起猎鹰，从林中赶了一对黄兔出来。他取下背上长弓，从鞍旁箭袋中取出一支雕翎，弯弓搭箭，刷的一声响，一头黄兔应声而倒。待要再射时，另一头兔却钻入草丛中不见了。郑镖头纵马赶到，笑道：“少镖头，好箭！”只听得趟子手白二在左首林中叫道：“少镖头，快来，这里有野鸡！”

林平之纵马过去，只见林中飞出一只雉鸡，林平之刷的一箭，那野鸡对正了他头顶飞来，这一箭竟没射中。林平之急提马鞭向半空中抽去，劲力到处，波的一声响，将那野鸡打了下来，五色羽毛四散飞舞。五人齐声大笑。史镖头道：“少镖头这一鞭，别说野鸡，便大兀鹰也打下来了！”

五人在林中追逐鸟兽，史、郑两名镖头和趟子手白二、陈七凑少镖头的兴，总是将猎物赶到他身前，自己纵有良机，也不下手。打了两个多时辰，林平之又射了两只兔子，两只雉鸡，只是没打到野猪和獐子类的大兽，兴犹未足，说道：“咱们到前边山里再找找去。”

史镖头心想：“这一进山，凭着少镖头的性儿，非到天色全黑决不肯罢手，咱们回去可又得听夫人的埋怨。”便道：“天快晚了，山里尖石多，莫要伤了白马的蹄子，赶明儿咱们起个早，再去打大野猪。”他知道不论说什么话，都难劝得动这位任性的少镖头，但这匹白马他却宝爱异常，决不能让它稍有损伤。这匹大宛名驹，是林平之的外婆在洛阳重价觅来，两年前他十七岁生日时送给他的。

果然一听说怕伤马蹄，林平之便拍了拍马头，道：“我这小雪龙聪明得紧，决不会踏到尖石，不过你们这四匹马却怕不行。好，大伙儿都回去吧，可别摔破了陈七的屁股。”

五人大笑声中，兜转马头。林平之纵马疾驰，却不沿原路回去，转而向北，疾驰一阵，这才尽兴，勒马缓缓而行。只见前路旁挑出一个酒招子。郑镖头道：“少镖头，咱们去喝一杯怎么样？新鲜兔肉、野鸡肉，正好炒了下酒。”林平之笑道：“你跟我出来打猎是假，喝酒才是正经事。若不请你喝上个够，明儿便懒洋洋的不肯跟我出来了。”一勒马，飘身跃下马背，缓步走向酒肆。

若在往日，店主人老蔡早已抢出来接他手中马缰：“少镖头今儿打了这么多野味啊，当真箭法如神，当世少有！”这么奉承一番。但此刻来到店前，酒店中却静悄悄的，只见酒炉旁有个青衣少女，头束双鬟，插着两支荆钗，正在料理酒水，脸儿向里，也不转过身来。郑镖头叫道：“老蔡呢，怎么不出来牵马？”白二、陈七拉开长凳，用衣袖拂去灰尘，请林平之坐了。史郑二位镖头在下首相陪，两个趟子手另坐一席。

内堂里咳嗽声响，走出一个白发老人来，说道：“客官请坐，喝酒么？”说的是北方口音。郑镖头道：“不喝酒，难道还喝茶？先打三斤竹叶青上来。老蔡哪里去啦？怎么？这酒店换了老板么？”那老人道：“是，是，宛儿，打三斤竹叶青。不瞒众位客官说，小老儿姓萨，原是本地人氏，自幼在外做生意，儿子媳妇都死了，心想树高千丈，叶落归根，这才带了这孙女儿回故乡来。那知道离家四十多年，家乡的亲戚朋友一个都不在了。刚好这家酒店的老蔡不想干了，三十两银子卖给了小老儿。唉，总算回到故乡啦，听着人人说这家乡话，心里就说不出的受用，惭愧得紧，小老儿自己可都不会说啦！”

那青衣少女低头托着一只木盘，在林平之等人面前放了杯筷，将三壶酒放在桌上，又低着头走了开去，始终不敢向客人瞧上一眼。

林平之见这少女身形婀娜，肤色却黑黝黝的甚是粗糙，脸上似有痘痕，容貌甚丑，想是她初做这卖酒勾当，举止甚是生硬，

当下也不在意。

史镖头拿了一只野鸡、一只黄兔，交给萨老头道：“洗剥干净了，去炒两大盘。”萨老头道：“是，是！爷们要下酒，先用些牛肉、蚕豆、花生。”宛儿也不等爷爷吩咐，便将牛肉、蚕豆之类端上桌来。郑镖头道：“这位林公子，是福威镖局的少镖头，少年英雄，行侠仗义，挥金如土。你这两盘菜倘若炒得合了他少镖头的胃口，你那三十两银子的本钱，不用一两个月便赚回来啦！”萨老头道：“是，是！多谢，多谢！”提了野鸡、黄兔自去。

郑镖头在林平之、史镖头和自己的杯中斟了酒，端起酒杯，仰脖子一口喝干，伸舌头舐了舐嘴唇，说道：“酒店换了主儿，酒味倒没变。”又斟了一杯酒，正待再喝，忽听得马蹄声响，两乘马自北边官道上奔来。

两匹马来得好快，倏忽间到了酒店外，只听得一人道：“这里有酒店，喝两碗去！”史镖头听话声是川西人氏，转头张去，只见两个汉子身穿青布长袍，将坐骑系在店前的大榕树下，走进店来，向林平之等晃了一眼，便即大咧咧地坐下。

这两人头上都缠了白布，一身青袍，似是斯文打扮，却光着两条腿儿，脚下赤足，穿着无耳麻鞋。史镖头知道川人多是如此装束，头上所缠白布，乃是当年诸葛亮逝世，川人为他戴孝，武侯遗爱甚深，是以千年之下，白布仍不去首。林平之却不免稀奇，心想：“这两人文不文、武不武的，模样儿可透着古怪。”只听那年轻汉子叫道：“拿酒来！拿酒来！格老子福建的山真多，硬是把马也累坏了。”

宛儿低头走到两人桌前，低声问道：“要什么酒？”声音虽低，却十分清脆动听。那年轻汉子一怔，突然伸出右手托向宛儿的下颔，笑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！”宛儿吃了一惊，急忙退后。另一名汉子笑道：“余兄弟，这花姑娘的身材硬是要得，一张脸蛋嘛，却是钉鞋踏烂泥，翻转石榴皮，格老子好一张大麻皮。”那姓余的哈哈大

笑。

林平之气往上冲，伸右手往桌上重重一拍，说道：“什么东西！两个不带眼的狗崽子，却到我们福州府来撒野！”

那姓余的年轻汉子笑道：“贾老二，人家在骂街哪，你猜这兔儿爷是在骂谁？”林平之相貌像他母亲，眉清目秀，甚是俊美，平日只消有哪个男人向他挤眉弄眼地瞧上一眼，势必一个耳光打了过去，此刻听这汉子叫他“兔儿爷”，哪里还忍耐得住？提起桌的一把锡酒壶，兜头摔将过去。那姓余汉子一避，锡酒壶直摔到酒店门外的草地上，酒水溅了一地。史镖头和郑镖头站起身来，抢到这二人身旁。

那姓余的笑道：“这小子上台去唱花旦，倒真勾引得人，要打架可还不成！”郑镖头喝道：“这位是福威镖局的林少镖头，你天大胆子，到太岁头上动土？”这“土”字刚出口，左手一拳已向他脸上猛击过去。那姓余汉子左手上翻，搭上了郑镖头的脉门，用力一拖，郑镖头站立不定，身子向板桌急冲。那姓余汉子左肘重重往下一顿，撞在郑镖头的后颈。喀喇喇一声，郑镖头撞垮了板桌，连人带桌的摔倒。

郑镖头在福威镖局之中虽然算不得是好手，却也不是脓包脚色，史镖头见他竟被这人一招之间便即撞倒，可见对方颇有来头，问道：“尊驾是谁？既是武林同道，就难道不将福威镖局瞧在眼里么？”那姓余汉子冷笑道：“福威镖局？从来没听说过！那是干什么的？”

林平之纵身而上，喝道：“专打狗崽子的！”左掌击出，不等招术使老，右掌已从左掌之底穿出，正是祖传“翻天掌”中的“一招云里乾坤。”

那姓余的道：“小花旦倒还有两下子。”挥掌格开，右手来抓林平之肩头。林平之右肩微沉，左手挥拳击出。那姓余的侧头避开，不料林平之左拳突然张开，拳开变掌，直击化成横扫，一招

“雾里看花”，拍的一声，打了他一个耳光。姓余的大怒，飞脚向林平之踢来。林平之冲向右侧，还脚踢出。

这时史镖头也已和那姓贾的动上了手，白二将郑镖头扶起。郑镖头破口大骂，上前夹击那姓余的。林平之道：“帮史镖头，这狗贼我料理得了。”郑镖头知他要强好胜，不愿旁人相助，顺手拾起地下的一条板桌断脚，向那姓贾的头上打去。

两个趟子手奔到门外，一个从马鞍旁取下林平之的长剑，一个提了一杆猎叉，指着那姓余的大骂。镖局中的趟子手武艺平庸，但喊惯了镖号，个个嗓子洪亮。他二人骂的都是福州土话，那两个四川人一句也不懂，但知总不会是好话。

林平之将父亲亲传的“翻天掌”一招一式使将出来。他平时常和镖局里的镖师们拆解，一来他这套祖传的掌法确是不凡，二来众镖师对这位少主人谁都容让三分，决没哪一个蠢才会使出真实功夫来跟他硬碰，因之他临场经历虽富，真正搏斗的遭际却少。虽然在福州城里城外，也曾和些地痞恶少动过手，但那些三脚猫的把式，又如何是他林家绝艺的对手？用不上三招两式，早将人家打得目青鼻肿，逃之夭夭。可是这次只斗得十余招，林平之便骄气渐挫，只觉对方手底下甚是硬朗。那人手上拆解，口中仍在不三不四：“小兄弟，我越瞧你越不像男人，准是个大姑娘乔装改扮的。你这脸蛋儿又红又白，给我香个面孔，格老子咱们不用打了，好不好？”

林平之心下愈怒，斜眼瞧史、郑二名镖师时，见他二人双斗那姓贾的，仍是落了下风。郑镖头鼻子上给重重打了一拳，鼻血直流，衣襟上满是鲜血。林平之出掌更快，蓦然间拍的一声响，打了那姓余的一个耳光，这一下出手甚重，那姓余的大怒，喝道：“不识好歹的龟儿子，老子瞧你生得大姑娘一般，跟你逗着玩儿，龟儿子却当真打起老子来！”拳法一变，蓦然间如狂风骤雨般直上直下地打将过来。两人一路斗到了酒店外。

林平之见对方一拳中宫直进，记起父亲所传的“卸”字诀，当即伸左手格挡，将他拳力卸开，不料这姓余的臂力甚强，这一卸竟没卸开，砰的一拳，正中胸口。林平之身子一晃，领口已被他左手抓住。那人臂力一沉，将林平之的上身掀得弯了下去。跟着右臂使招“铁门槛”，横架在他后颈，狂笑说道：“龟儿子，你磕三个头，叫我三声好叔叔，这才放你！”

史、郑二镖师大惊，便欲撇下对手抢过来相救，但那姓贾的拳脚齐施，不容他二人走开。趟子手白二提起猎叉，向那姓余的后心戳来，叫道：“还不放手？你到底有几个脑……”那姓余的左足反踢，将猎叉踢得震出数丈，右足连环反踢，将白二踢得连打七八个滚，半天爬不起来。陈七破口大骂：“乌龟王八蛋，他妈的小杂种，你奶奶的不生眼珠子！”骂一句，退一步，连骂八九句，退开了八九步。

那姓余的笑道：“大姑娘，你磕不磕头？”臂上加劲，将林平之的头直压下去，越压越低，额头几欲触及地面。林平之反手出拳去击他小腹，始终差了数寸，没法打到，只觉颈骨奇痛，似欲折断，眼前金星乱冒，耳中嗡嗡之声大作。他双手乱抓乱打，突然碰到自己腿肚上一件硬物，情急之下，更不思索，随手一拔，使劲向前送出，插入了那姓余汉子的小腹。

那姓余的汉子大叫一声，松开双手，退后两步，脸上现出恐怖之极的神色，只见他小腹上已多了一把匕首，直没至柄。他脸朝西方，夕阳照在匕首黄金的柄上，闪闪发光。他张开了口想要说话，却说不出来，伸手想去拔那匕首，却又不敢。

林平之也吓得一颗心似要从口腔中跳了出来，急退数步。那姓贾的和史郑二镖头住手不斗，惊愕异常地瞧着那姓余汉子。

只见他身子晃了几晃，右手抓住了匕首柄，用力一拔，登时鲜血直喷出数尺之外，旁观数人大声惊呼。那姓余汉子叫道：“贾……贾……跟爹爹说……给……给我报……”右手向后一挥，将

匕首掷出。那姓贾的喊道：“余兄弟，余兄弟。”急步抢将过去。那姓余的扑地而倒，身子抽搐了几下，就此不动了。

史镖头低声道：“抄家伙！”奔到马旁，取了兵刃在手，他江湖阅历丰富，眼见闹出了人命，那姓贾的非拚命不可。

那姓贾的向林平之瞪视半晌，抢过去拾起匕首，奔到马旁，一跃上马背，不及解缰，匕首一挥，便割断了缰绳，双腿一夹，纵马向北疾驰而去。

陈七走过去在那姓余的尸身上踢了一脚，踢得尸身翻了起来，只见伤口中鲜血兀自汨汨流个不住，说道：“你得罪咱们少镖头，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？那才叫活该！”

林平之从来没杀过人，这时已吓得脸上全无血色，颤声道：“史……史镖头，这……这怎么办？我本来……本来没想杀他。”

史镖头心下寻思：“福威镖局三代走镖，江湖上斗殴杀人，事所难免，但所杀伤的没一个不是黑道人物，而且这等斗杀总是在山高林密之处，杀了人后就地一埋，就此了事，总不见劫镖的盗贼会向官府告福威镖局一状？然而这次所杀的显然不是盗贼，又是密迩城郊，人命关天，非同小可，别说是镖局子的少镖头，就算总督、巡按的公子杀了人，可也不能轻易了结。”皱眉道：“咱们快将尸首挪到酒店里，这里邻近大道，莫让人见了。”好在其时天色向晚，道上并无别人。白二、陈七将尸身抬入店中。史镖头道：“少镖头，身边有银子没有？”林平之忙道：“有，有，有！”将怀中带着的二十几两碎银子都掏了出来。

史镖头伸手接过，走进酒店，放在桌上，向萨老头道：“萨老头，这外路人调戏你家姑娘，我家少镖头仗义相助，迫于无奈，这才杀了他。大家都是亲眼瞧见的。这件事由你身上而起，倘若闹了出来，谁都脱不了干系。这些银子你先使着，大伙儿先将尸首埋了，再慢慢儿想法子遮掩。”萨老头道：“是！是！是！”郑镖头道：“咱们福威镖局在外走镖，杀几个绿林盗贼，当真稀松平常。

这两只川耗子，鬼头鬼脑的，我瞧不是江洋大盗，便是采花大贼，多半是到福州府来做案的。咱们少镖头招子明亮，才把这大盗料理了，保得福州府一方平安，本可到官府领赏，只是少镖头怕麻烦，不图这个虚名。老头儿，你这张嘴可得紧些，漏了口风出来，我们便说这两个大盗是你勾引来的，你开酒店是假的，做眼线是真。听你口音，半点也不像本地人。否则为什么这二人迟不来，早不来，你一开酒店便来，天下的事情哪有这门子巧法？”萨老头只道：“不敢说，不敢说！”

史镖头带着白二、陈七，将尸首埋在酒店后面的菜园之中，又将店门前的血迹用锄头锄得干干净净，覆到了土下。郑镖头向萨老头道：“十天之内，我们要是没听到消息走漏，再送五十两银子来给你做棺材本。你倘若乱嚼舌根，哼哼，福威镖局刀下杀的贼子没有一千，也有八百，再杀你一老一少，也不过是在你菜园子的土底再添两具死尸。”萨老头道：“多谢，多谢！不敢说，不敢说！”

待得料理妥当，天已全黑。林平之心下略宽，忐忑不安地回到镖局子中。一进大厅，只见父亲坐在太师椅中，正在闭目沉思，林平之神色不定，叫道：“爹！”

林震南面色甚愉，问道：“去打猎了？打到了野猪没有？”林平之道：“没有。”林震南举起手中烟袋，突然向他肩头击下，笑喝：“还招！”林平之知道父亲常常出其不意地考较自己功夫，如在平日，见他使出这招“辟邪剑法”第二十六招的“流星飞坠”，便会应以第四十六招“花开见佛”，但此刻他心神不定，只道小酒店中杀人之事已给父亲知悉，是以用烟袋责打自己，竟不敢避，叫道：“爹！”

林震南的烟袋杆将要击上儿子肩头，在离他衣衫三寸处硬生生的凝招不下，问道：“怎么啦？江湖上倘若遇到了劲敌，应变竟

也这等迟钝，你这条肩膀还在么？”话中虽含责怪之意，脸上却仍带着笑容。

林平之道：“是！”左肩一沉，滴溜溜一个转身，绕到了父亲背后，顺手抓起茶几上的鸡毛帚，便向父亲背心刺去，正是那招“花开见佛”。

林震南点头笑道：“这才是了。”反手以烟袋格开，还了一招“江上弄笛”。林平之打起精神，以一招“紫气东来”拆解。父子俩拆到五十余招后，林震南烟袋疾出，在儿子左乳下轻轻一点，林平之招架不及，只觉右臂一酸，鸡毛帚脱手落地。

林震南笑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这一个月来每天都有长进，今儿又多拆了四招！”回身坐入椅中，在烟袋中装上了烟丝，说道：“平儿，好教你得知，咱们镖局子今儿得到了一个喜讯。”林平之取出火刀火石，替父亲点着了纸媒，道：“爹又接到一笔大生意？”林震南摇头笑道：“只要咱们镖局子底子硬，大生意怕不上门？怕的倒是大生意来到门前，咱们没本事接。”他长长地喷了口烟，说道：“刚才张镖头从湖南送了信来，说道川西青城派松风观余观主，已收了咱们送去的礼物。”

林平之听到“川西”和“余观主”几个字，心中突的一跳，道：“收了咱们的礼物？”

林震南道：“镖局子的事，我向来不大跟你说，你也不明白。不过你年纪渐渐大了，爹爹挑着的这副重担子，慢慢要移到你肩上，此后也得多理会些局子里的事才是。孩子，咱们三代走镖，一来仗着你曾祖父当年闯下的威名，二来靠着咱们家传的玩艺儿不算含糊，这才有今日的局面，成为大江以南首屈一指的大镖局。江湖上提到“福威镖局”四字，谁都要翘起大拇指，说一声：“好福气！好威风！”江湖上的事，名头占了两成，功夫占了两成，余下的六成，却要靠黑白两道的朋友们赏脸了。你想，福威镖局的镖车行走十省，倘若每一趟都得跟人家厮杀较量，那有这

许多性命去拚？就算每一趟都打胜仗，常言道：‘杀敌一千，自伤八百’，镖师若有伤亡，单是给家属抚恤金，所收的镖银便不够使，咱们的家当还有什么剩的？所以嘛，咱们吃镖行饭的，第一须得人头熟，手面宽，这‘交情’二字，倒比真刀真枪的功夫还要紧些。”

林平之应道：“是！”若在往日，听得父亲说镖局的重担要渐渐移上他肩头，自必十分兴奋，和父亲谈论不休，此刻心中却似十五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，只想着“川西”和“余观主”那几个字。

林震南又喷了一口烟，说道：“你爹爹手底下的武功，自是胜不过你曾祖父，也未必及得上你爷爷，然而这份经营镖局子的本事，却可说是强爷胜祖了。从福建往南到广东，往北到浙江、江苏，这四省的基业，是你曾祖闯出来的。山东、河北、两湖、江西和广西六省的天下，却是你爹爹手里创的。那有什么秘诀？说穿了，也不过是‘多交朋友，少结冤家’八个字而已。福威，福威，‘福’字在上，‘威’字在下，那是说福气比威风要紧，福气便从‘多交朋友，少结冤家’这八个字而来，倘若改作了‘威福’，那就变成作威作福了。哈哈，哈哈！”

林平之陪着父亲干笑了几声，但笑声中殊无欢愉之意。

林震南并未发觉儿子怔忡不安，又道：“古人说道：既得陇，复望蜀。你爹爹却是既得鄂，复望蜀。咱们一路镖自福建向西走，从江西、湖南，到了湖北，那便止步啦，可为什么不溯江而西，再上四川呢？四川是天府之国，那可富庶得很哪。咱们走通了四川这一路，北上陕西，南下云贵，生意少说也得再多做三成。只不过四川省是卧虎藏龙之地，高人着实不少，福威镖局的镖车要去四川，非得跟青城、峨眉两派打上交道不可。我打从三年前，每年春秋两节，总是备了厚礼，专程派人送去青城派的松风观，峨眉派的金顶寺，可是这两派的掌门人从来不收。峨眉派的金光上人，还肯接见我派去的镖头，谢上几句，请吃一餐素

斋，然后将礼物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。松风观的余观主哪，这可厉害了，咱们送礼的镖头只上到半山，就给挡了驾，说道余观主闭门坐关，不见外客，观中百物俱备，不收礼物。咱们的镖头别说见不到余观主，连松风观的大门是朝南朝北也说不上来。每一次派去送礼的镖头总是气呼呼地回来，说道若不是我严加嘱咐，不论对方如何无礼，咱们可必须恭敬，他们受了这肚子闷气，还不爹天娘地、什么难听的话也骂出来？只怕大架也早打过好几场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十分得意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哪知道这一次，余观主居然收了咱们的礼物，还说派了四名弟子到福建来回拜……”林平之道：“是四个？不是两个？”林震南道：“是啊，四名弟子！你想余观主这等隆重其事，福威镖局可不是脸上光彩之极？刚才我已派出快马去通知江西、湖南、湖北各处分局，对这四位青城派的上宾，可得好好接待。”

林平之忽道：“爹，四川人说话，是不是总是叫别人‘龟儿子’，自称‘老子’？”林震南笑道：“四川粗人才这么说话。普天下哪里没粗人？这些人嘴里自然就不干不净。你听听咱们局子里趟子手赌钱之时，说的话可还好听得了？你为什么问这话？”林平之道：“没什么。”林震南道：“那四位青城弟子来到这里之时，你可得和他们多亲近亲近，学些名家弟子的风范，结交上这四位朋友，日后可是受用不尽。”

爷儿俩说了一会子话，林平之始终拿不定主意，不知该不该将杀了人之事告知爹爹，终于心想还是先跟娘说了，再跟爹爹说。

吃过晚饭，林震南一家三口在后厅闲话，林震南跟夫人商量，大舅子是六月初的生日，该打点礼物送去了，可是要让洛阳金刀王家瞧得上眼的东西，可还真不容易找。

说到这里，忽听得厅外人声喧哗，跟着几个人脚步急促，奔了进来。林震南眉头一皱，说道：“没点规矩！”只见奔进来的是三个趟子手，为首一人气急败坏地道：“总……总镖头……”林震南喝道：“什么事大惊小怪？”趟子手陈七道：“白……白二死了。”

林震南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是谁杀的？你们赌钱打架，是不是？”心下好生着恼：“这些在江湖上闯惯了的汉子可真难以管束，动不动就出刀子，拔拳头，这里府城之地，出了人命可大大的麻烦。”陈七道：“不是的，不是的。刚才小李上毛厕，见到白二躺在毛厕旁的菜园里，身上没一点伤痕，全身却已冰冷，可不知是怎么死的，怕是生了什么急病。”林震南呼了口气，心下登时宽了，道：“我去瞧瞧。”当即走向菜园。林平之跟在后面。

到得菜园中，只见七八名镖师和趟子手围成一团。众人见到总镖头来到，都让开了来。林震南看白二的尸身，见他衣裳已被人解开，身上并无血迹，问站在旁边的祝镖头道：“没伤痕？”祝镖头道：“我仔细查过了，全身一点伤痕也没有，看来也不是中毒。”林震南点头道：“通知账房董先生，叫他给白二料理丧事，给白二家送一百两银子去。”

一名趟子手因病死亡，林震南也不如何放在心上，转身回到大厅，向儿子道：“白二今天没跟你去打猎吗？”林平之道：“去的，回来时还好端端的，不知怎的突然生了急病。”林震南道：“嗯，世界上的好事坏事，往往都是突如其来。我总想要打开四川这条路子，只怕还得用上十年功夫，那料得到余观主忽然心血来潮，收了我们的礼不算，还派了四名弟子，千里迢迢地来回拜。”

林平之道：“爹，青城派虽是武林中的名门大派。福威镖局和爹爹的威名，在江湖上可也不弱。咱们年年去四川送礼，余观主派人到咱们这里，那也不过是礼尚往来。”

林震南笑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四川省的青城、峨眉两派，立派数百年，门下英才济济，着实了不起，虽然赶不上少林、武当，

可是跟嵩山、泰山、衡山、华山、恒山这五岳剑派，已算得上并驾齐驱。你曾祖远图公创下七十二路辟邪剑法，当年威震江湖，当真说得上打遍天下无敌手，但传到你祖父手里，威名就不及远图公了。你爹爹只怕又差了些。咱林家三代都是一线单传，连师兄兄弟也没一个。咱爷儿俩，可及不上人家人多势众了。”

林平之道：“咱们十省镖局中一众英雄好汉聚在一起，难道还敌不过什么少林、武当、峨眉、青城和五岳剑派么？”

林震南笑道：“孩子，你这句话跟爹爹说说，自然不要紧，倘若在外面一说，传进了旁人耳中，立时便惹上麻烦。咱们十处镖局，八十四位镖头各有各的玩艺儿，聚在一起，自然不会输给了人。可是打胜了人家，又有什么好处？常言道和气生财，咱们吃镖行饭，更加要让人家一步。自己矮着一截，让人家去称雄逞强，咱们又少不了什么。”

忽听得有人惊呼：“啊哟，郑镖头又死了！”

林震南父子同时一惊。林平之从椅中直跳起来，颤声道：“是他们来报……”这“仇”字没说出口，便即缩住。其时林震南已迎到厅口，没留心儿子的话，只见趟子手陈七气急败坏地奔进来，叫道：“总……总镖头，不好了！郑镖头……郑镖头又给那四川恶鬼索了……讨了命去啦。”林震南脸一沉，喝道：“什么四川恶鬼，胡说八道！”

陈七道：“是，是！那四川恶鬼……这川娃子活着已这般强凶霸道，死了自然更加厉害……”他遇到总镖头怒目而视的严峻眼色，不敢再说下去，只是向林平之瞧去，脸上一副哀恳害怕的神气。林震南道：“你说郑镖头死了？尸首在哪里？怎么死的？”

这时又有几名镖师、趟子手奔进厅来。一名镖师皱眉道：“郑兄弟死在马厩里，便跟白二一模一样，身上也是没半点伤痕，七孔既不流血，脸上也没什么青紫浮肿，莫非……莫非刚才随少镖头出去打猎，真的中了邪，冲……冲撞了什么邪神恶鬼。”

林震南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我一生在江湖上闯荡，可从来没见过什么鬼。咱们瞧瞧去。”说着拔步出厅，走向马厩。只见郑镖头躺在地下，双手抓住一个马鞍，显是他正在卸鞍，突然之间便即倒毙，绝无与人争斗厮打之象。

这时天色已黑，林震南教人提了灯笼在旁照着，亲手解开郑镖头的衣裤，前前后后地仔细察看，连他周身骨骼也都捏了一遍，果然没半点伤痕，手指骨也没断折一根。林震南素来不信鬼神，白二忽然暴毙，那也罢了，但郑镖头又是一模一样地死去，这其中便大有蹊跷，若是黑死病之类的瘟疫，怎地全身浑没黑斑红点？心想此事多半与儿子今日出猎途中所遇有关，转身问林平之道：“今儿随你去打猎的，除了郑镖头和白二外，还有史镖头和他。”说着向陈七一指。林平之点了头，林震南道：“你们两个随我来。”吩咐一名趟子手：“请史镖头到东厢房说话。”

三人到得东厢房，林震南问儿子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林平之当下便将如何打猎回来在小酒店中喝酒；如何两个四川人戏侮卖酒少女，因而言语冲突；又如何动起手来，那汉子揪住自己头颈，要自己磕头；如何在惊慌气恼之中，拔出靴筒中的匕首，杀了那个汉子；又如何将他埋在菜园之中，给了银两，命那卖酒的老儿不可泄漏风声等情，一一照实说了。

林震南越听越知事情不对，但与人斗殴，杀了个异乡人，终究也不是天塌下来的大事。他不动声色地听儿子说完了，沉吟半晌，问道：“这两个汉子没说是哪个门派，或者是哪个帮会的？”林平之道：“没有。”林震南问：“他们言语举止之中，有什么特异之处？”林平之道：“也不见有什么古怪，那姓余的汉子……”一言未毕，林震南接口问道：“你杀的那汉子姓余？”林平之道：“是！我听得另外那人叫他余兄弟，可不知是人未余，还是人则俞。外乡口音，却也听不准。”林震南摇摇头，自言自语：“不会，不会这样巧法。余观主说要派人来，哪有这么快就到了福州府，又不是身上

长了翅膀。”

林平之一凛，问道：“爹，你说这两人会是青城派的？”林震南不答，伸手比划，问道：“你用‘翻天掌’这一式打他，他怎么拆解？”林平之道：“他没能拆得了，给我重重打了个耳光。”林震南一笑，连说：“很好！很好！很好！”厢房中本来一片肃然惊惶之气，林震南这么一笑，林平之忍不住也笑了笑，登时大为宽心。

林震南又问：“你用这一式打他，他又怎么还击？”仍是一面说，一面比划。林平之道：“当时孩儿气恼头上，也记不清楚，似乎这么一来，又在他胸口打了一拳。”林震南颜色更和，道：“好，这一招本当如此打！他连这一招也拆架不开，决不会是名满天下的青城派松风观余观主的子侄。”他连说“很好”，倒不是称赞儿子的拳脚不错，而是大为放心。四川一省，姓余的不知有多少，这姓余的汉子被儿子所杀，武艺自然不高，决计跟青城派扯不上什么干系。他伸出右手中指，在桌面上不住敲击，又问：“他又怎地揪住了你脑袋？”林平之伸手比划，怎生给他揪住了动弹不得。

陈七胆子大了些，插嘴道：“白二用钢叉去搦那家伙，给他反脚踢去钢叉，又踢了个筋斗。”林震南心头一震，问道：“他反脚将白二踢倒，又踢去了他手中钢叉？那……那是怎生踢法的？”陈七道：“好象是如此这般。”双手揪住椅背，右足反脚一踢，身子一跳，左足又反脚一踢。这两踢姿势拙劣，象是马匹反脚踢人一般。

林平之见他踢得难看，忍不住好笑，说道：“爹，你瞧……”却见父亲脸上大有惊恐之色，一句话便没说下去。林震南道：“这两下反踢，有些象青城派的绝技‘无影幻腿’，孩儿，到底他这两腿是怎样踢的？”林平之道：“那时候我给他揪住了头，看不见他反踢。”

林震南道：“是了，要问史镖头才行。”走出房门，大声叫道：“来人哪！史镖头呢？怎么请了他这许久还不见人？”两名趟子手